

非洲与联合国关系：历史演进、现实逻辑与未来展望^{*}

张 贵 洪

内容提要 非洲是联合国会员国最多的大陆。非洲国家的加入，极大地改变了联合国的政治生态。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中，联合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联合国推动的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非洲扮演着重要角色。非洲国家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力量，而非洲大陆也是联合国和平发展和人权事业的重心。联合国与非盟开展全方位合作，成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合作的典范。联合国改革事关非洲安全与发展的未来，与联合国开展合作是非洲建设更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非洲联盟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非洲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改革

作者简介 张贵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上海 200433）。

非洲国家是联合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主要对象。联合国成立之初，51 个会员国中只有 4 个来自非洲，而 76 年后的今天，联合国已有 54 个来自非洲的会员国，占会员国总数的 1/4 强。联合国成立以来，九任秘书长中有两位来自非洲，分别是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 - Ghali）和科菲·阿塔·安南（Kofi Atta Annan）。在联合国已完成的维和行动中，超过 1/3 部署在非洲。此外，非洲联盟（简称“非盟”）与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建立的伙伴关系已成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合作的典范。因此，非洲与联合国的关系是当前国际组织间合作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国际组织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批准号：20AZD09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中国非洲学刊》编辑部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本文将以时间为线索，探究非洲与联合国关系的发展历程和方向。

非洲与联合国关系的历史演进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大量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加入联合国，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也改变了联合国的政治生态。由于历史原因，非洲大陆没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非洲和平与安全始终是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工作重点。而在联合国全球发展议程中，非洲的表现和角色也至关重要。

（一）非殖民化与非洲崛起

近代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给非洲大陆带来了殖民主义，而随着以民族自决为宗旨的泛非运动逐渐兴起，非洲大陆开启了非殖民化的历史进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柏林会议为标志，整个非洲大陆几乎全部沦为殖民地。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被迫宣布承认埃及独立，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非洲政治版图上仍然只有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三个独立国家。二战后，结束殖民主义成为亚非拉人民的共同愿望，非洲大陆由此拉开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序幕。1951 年，利比亚成为二战后第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1955 年亚非会议极大地推动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苏丹、摩洛哥、突尼斯、加纳和几内亚等国相继独立。1960 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达到高潮，17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宣告独立，这一年也被称为“非洲独立年”。1963 年 5 月，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成立进一步加快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步伐，在非统的支持下，肯尼亚、毛里求斯、科摩罗、赤道几内亚等 15 个非洲国家独立。1990 年 3 月 21 日，随着纳米比亚共和国正式成立，非洲大陆非殖民化进程宣告结束。目前，非洲只有西撒哈拉被列为非自治领土。

在非洲非殖民化进程中，联合国发挥了关键作用。首先，联合国制订了推动非殖民化的政治文件。联合国的非殖民化事业源自《联合国宪章》：基于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联合国确立了非殖民化事业的若干原则，建立了国际托管制度和托管理事会。1960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又称《非殖民化宣言》，宣告所有民族均有自决权。1970 年大会核准了《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进一步强调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与自决权等国际法原则。其次，联合国内部成立了处理非殖民化议程的政府间机构。联合国大会第四委员会（又称“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专门负责审议非殖民化项目，编写决议决定草案，并提交大会全体

会议讨论表决。1961 年，大会第 1654（XVI）号决议成立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又称“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或二十四国委员会”），作为大会附属机构。另外联合国政治事务部非殖民化处就非殖民化问题提供咨询建议，支持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最后，联合国还为非自治领土提供支持和协助。非殖民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但世界上仍有 17 个非自治领土。为了帮助非自治领土实现自治，联合国各机构采取了多项行动，如编写非自治领土的年度报告、组织年度区域研讨会、传播非殖民化信息等。^①

历经非殖民化进程，大量非洲国家加入联合国（见表 1），并成为联合国舞台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促使联合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表 1 联合国会员国及区域组成（括号内为非洲国家加入联合国的年份）

区域与次区域		会员国数量	会员国及观察员国名称	合计
亚洲	东亚	5	中国、蒙古、朝鲜、韩国、日本	47
	东南亚	11	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东帝汶	
	南亚	7	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	
	中亚	5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西亚	19 (另有1个观察员国)	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也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塞浦路斯。巴勒斯坦 (观察员国)	
欧洲	北欧	5	芬兰、瑞典、挪威、冰岛、丹麦	43
	东欧	7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	
	中欧	8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国、奥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	
	西欧	7	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摩纳哥	
	南欧	16 (另有1个观察员国)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希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意大利、圣马力诺、马耳他、西班牙、葡萄牙、安道尔、黑山、梵蒂冈 (观察员国)	

① 主要机构有秘书处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大会和会议管理部、全球传播部等。

非洲与联合国关系：历史演进、现实逻辑与未来展望

非洲	北非	6	埃及 (1945)、利比亚 (1955)、苏丹 (1956)、突尼斯 (1956)、阿尔及利亚 (1962)、摩洛哥 (1956)	54
	东非	11	南苏丹 (2011)、埃塞俄比亚 (1945)、厄立特里亚 (1993)、索马里 (1960)、吉布提 (1977)、肯尼亚 (1963)、坦桑尼亚 (1961)、乌干达 (1962)、卢旺达 (1962)、布隆迪 (1962)、塞舌尔 (1976)	
	中非	8	中非共和国 (1960)、乍得 (1960)、喀麦隆 (1960)、赤道几内亚 (1968)、加蓬 (1960)、刚果 (布) (1960)、刚果民主共和国 (1960)、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975)	
	西非	16	毛里塔尼亚 (1961)、塞内加尔 (1960)、冈比亚 (1965)、马里 (1960)、布基纳法索 (1960)、几内亚 (1958)、几内亚比绍 (1974)、佛得角 (1975)、塞拉利昂 (1961)、利比里亚 (1945)、科特迪瓦 (1960)、加纳 (1957)、多哥 (1960)、贝宁 (1960)、尼日利亚 (1960)、尼日尔 (1960)	
	南非	13	赞比亚 (1964)、安哥拉 (1976)、津巴布韦 (1980)、马拉维 (1964)、莫桑比克 (1975)、博茨瓦纳 (1966)、纳米比亚 (1990)、南非 (1945)、斯威士兰 (1968)、莱索托 (1966)、马达加斯加 (1960)、科摩罗 (1975)、毛里求斯 (1968)	
大洋洲		14	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帕劳、瑙鲁、基里巴斯、图瓦卢、萨摩亚、斐济、汤加	14
美洲	北美洲	3	加拿大、美国、墨西哥	35
	中美洲	7	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尼加拉瓜、伯利兹、萨尔瓦多、洪都拉斯	
	加勒比海地区	13	巴哈马、古巴、牙买加、海地、多米尼加、安提瓜和巴布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多米尼克、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格林纳达、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南美洲	12	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圭亚那、苏里南、厄瓜多尔、秘鲁、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	
总数				19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网站会员国资料整理而成，<https://www.un.org/zh/about-us/member-states> [2021-08-10]。

首先，美国等西方国家已不能完全控制联合国。在联合国成立后的较长时间内，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了联合国的主要议程和事务，严重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1950 年 9 月，在美国的操纵下，第五届联大否决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此后二十年，美国以所谓“缓议搁置”和“重要问题”等名义，继续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随着大量非洲国家加入联合国，发展中国家已占据联合国的多数席位，进而否决了美国主导的“逆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并使支持中国的“两阿提案”顺利通过，1971 年新中国终于重返联合国。^①

其次，有效地推动了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联合国成立后不久，世界就陷入东西方冷战和美苏争霸，联合国的作用逐渐被边缘化。但是，由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利用联合国来争取和保障自身利益，从而推动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成为联合国在冷战时期的工作亮点。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采取了多项行动，例如发起成立不结盟运动，利用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七十七国集团等平台 and 机制，在原料、贸易、技术转让、国际货币金融等领域与发达国家开展对话。同时，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也大力开展技术和经济合作，并取得积极成效。

最后，非洲在联合国安全和发展议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由于历史、政治、民族等多种原因，许多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陷入政局不稳、冲突频繁、经济落后的困境。为了维护非洲大陆和平稳定，促进非洲各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大会、秘书处、安全理事会和经社理事会等机构都将非洲问题作为其重点讨论和处理的工作对象。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联合国就把维和行动、技术援助、发展筹资等工作重点转向非洲地区，并通过一系列行动纲领和计划，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大量援助和支持。

（二）非洲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的角色

因国际和国内冲突频发，非洲被认为是最不安全的大陆。长期以来，面对非洲多样的安全挑战，通过预防和解决冲突、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等途径，联合国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联合国积极参与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的各项实践。一直以来预防和解决冲突都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安全的重要途径，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的规定，联合国广泛使用诸如谈判、调查、调解、仲裁、司法等工具来预防和解决冲突。在此基础上，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巨大变化，联合国关于预防和解决冲突的理念也

^① 张贵洪等：《中国与联合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6—24 页。

在不断更新，并对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架构进行了相应改革。以预防性外交为例，这一概念最早由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秘书长于1960年提出，1992年加利秘书长在《和平纲领》中正式阐述了预防性外交，提出建立信任措施、早期预警、预防性部署、设立非军事区等具体手段，1999年安南秘书长进一步提出预防性军控、预防性人道主义行动、预防性建立和平等预防性行动新概念。除此之外，联合国与非盟等区域组织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也进行了颇具成效的合作，2002年联合国安理会专门成立了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但是，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在非洲开展预防和解决冲突工作的效果评价不一，塞拉利昂是其中较为成功的案例，苏丹达尔富尔也取得了部分成功，而在利比亚则效果不佳。^①

非洲大陆是联合国部署维和行动的主要地区，在联合国已完成的68项维和行动中，非洲占了24项。^②1960年，联合国刚果行动成为该组织首次在非洲部署的维和行动，也是冷战时期联合国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的一次维和行动，包括哈马舍尔德秘书长在内的250名维和人员牺牲。1992—1995年，联合国两次向索马里派遣维和人员，其中1993年开始实施的“恢复索马里行动”是联合国维和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一次维和行动，^③但联合国维和部队因伤亡惨重被迫撤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联合国对维和行动进行评估并启动改革。21世纪以来，联合国在很多非洲国家开展了大规模、复杂的维和行动。以苏丹达尔富尔维和行动为例，2007年安理会授权成立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经过13年的维和努力，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安全形势已经有所改善，2020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决定于当年12月31日终止这一行动，并于2021年6月30日前撤出维和人员。通过60多年的非洲维和实践表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成为非洲和平与安全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和力量。

建设和平行动是联合国在非洲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1975年，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提出维持和平、建立和平与建设和平是通向和平的三个路

① Aba Kenneth Pius, The United Nations' Role in Conflict Resolution in Africa: A Case of Sierra Leone, Darfur and Libyan Conflicts,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9年, 第1页。

② 联合国在非洲已完成的24项维和行动包括：第1—3期联安核查团、联奥观察组、联卢援助团、联科特派团（2003年5月至2004年4月）、埃厄特派团、联塞特派团、中非特派团、中乍特派团、联安观察团、联利观察团、联塞观察团、乌卢观察团、联布行动、联科特派团（2004年4月至2017年6月）、联莫行动、第1—2期联索行动、联苏特派团、联刚行动、联刚特派团、过渡时期援助团、联利特派团。参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网站，<https://peacekeeping.un.org/zh/past-peacekeeping-operations> [2021-08-13]。

③ 赵宏：《试析联合国索马里维和行动（UNOSOM）》，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05年。

径,其中建设和平是指“经由社会经济的重建和发展来推动社会的和平变化”^①。1992 年加利秘书长发表《和平议程》报告,这是联合国官方文件首次正式界定“建设和平”的概念。当前建设和平行动涉及范围较广,包括解甲返乡、国家机构重建、民族和解、安全部门改革、选举、经济发展等工作。21 世纪以来,联合国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建设和平体系。2005 年 12 月,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表决,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正式成立。^②2015 年,在全面评审的基础上,联合国提出了改进建设和平行动的工作设想。2018 年,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秘书长将建设和平纳入新组建的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部。截止目前,在已结束的 29 个政治特派团中,非洲占 16 个。^③联合国建设和平行动极大地推进了非洲冲突后国家的重建进程,即使这些行动仍然存在较多问题,“但在维护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④。

(三)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非洲的角色

自成立以来,促进发展始终是联合国的核心目标和主要工作,为此联合国设立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来负责推进全球发展事务。依据发展理念与行动,联合国发展议程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三个阶段,非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而独特的角色。

首先,从 1960 年至 2000 年,联合国实施了四个发展十年战略(见表 2)。通过这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全球发展主题经历了从增长和援助、秩序和公正、发展权利到多元发展的变化过程,发展范畴也从经济领域扩大到社会和环境领域。四个发展十年战略体现了联合国在促进全球发展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也表明全球发展理念的不断进步。但由于东西方冷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石油和债务危机、发达国家未充分履行承诺,以及联合国在促进全球发展方面的理念尚不完善、机制尚不健全、能力尚有不足等原因,^⑤四个发展十年战略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① Johan Galtung, “Three Approaches to Peace: Peacekeeping, Peacemaking, and Peace – building,” in Johan Galtung(ed.), *Peace, War, and Defense—Essays in Peace Research*, Vol 2, Copenhagen: Christian Ejlers, 1975, pp. 282 – 304.

② 《联合国大会决议》, <https://undocs.org/zh/A/RES/60/180> 《联合国安理会第 1645 号决议》, [https://undocs.org/zh/S/RES/1645\(2005\)](https://undocs.org/zh/S/RES/1645(2005)) [2021 – 08 – 14].

③ 其中包括利比里亚、中非、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的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和综合办事处,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 <https://dppa.un.org/zh/past-missions> [2021 – 08 – 15].

④ 袁武:《联合国建设和平理论的发展及其在非洲的实践》,《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 年第 6 期,第 35 页。

⑤ 张贵洪:《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 年第 4 期,第 20 页。

表2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

发展十年	时间	联大决议	发展目标
第一个发展十年	1961—1970 年	《联合国发展十年：国际发展合作（一）》（A/RES/1710（XVI））	发展中国家年均经济增长 5%
第二个发展十年	1971—1980 年	《第二个联合国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A/RES/2626（XXV））	发展中国家年均经济增长 6%，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 0.75%
第三个发展十年	1981—1990 年	《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A/RES/35/56）	发展中国家年均经济增长 7%，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 0.7%
第四个发展十年	1991—2000 年	《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A/RES/45/199）	六项目标 ^①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在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的支持下，非洲国家在发展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自二战结束以来，非洲国家的发展受到国内外不利环境的制约：一方面，大多数非洲国家是新独立的，其政治体系和行政能力无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应有助力；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实现独立时，国际社会正处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非洲事务的强行干预为非洲发展设置了较大阻力。在此背景下，非洲是全球发展最不充分和最不平衡的大陆，其工业化水平低，贫困问题严重，教育、卫生、交通等公共基础服务全面落后。然而，不能简单地用几个经济指标来衡量非洲与欧亚大陆国家的发展差距。事实上，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非洲各独立国家在实现由传统、分散的部族社会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过渡方面，在实现由传统封闭、分割破碎的部族文化向同质一体化的现代国民文化过渡转型方面，尽管历经曲折反复，但还是取得了明显进步。^②

其次，进入 21 世纪时联合国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2001 年，联合国在《千年宣言进程路线图》中列出了有关发展的 8 项目标，以及具有时限性的 18 个可量子目标和 48 个指标，而这些目标被置于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③ 经过 15 年的努力，国际社会在消除贫困、提高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和妇女地位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但是许多目标和指标未能如期实现，而且各地区和各国间的发展状况

① 包括加快经济增长、推行发展进程、改善国际制度、宏观经济管理、国际发展合作、解决最不发达国家问题，见第 45 届联大决议，<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ga/45/r45all2.htm> [2021-08-15]。

② 刘鸿武：《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国家统一构建进程》，《西亚非洲》2002 年第 2 期，第 20 页。

③ 千年发展目标包括八项主要目标，即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男女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同时,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武装冲突等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形成巨大挑战。

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大量援助下,非洲各国政府与人民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不懈努力。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2015》,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从 2000 年至 2015 年,极端贫困人口下降了 28%,小学入学率从 60% 提高到 80%,性别平等指数有了较大的提高,儿童死亡率下降了 52%,产妇死亡率下降了 49%,感染艾滋病的人数下降了一半,生活在贫民窟的城市人口下降了 10%。^①但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高加索和中亚、拉美和加勒比等次区域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大多数千年发展目标的水平上远远落后,而且没有“达标”,这意味着新的国际发展议程需要更充分考虑非洲的特点和诉求。

最后,2015 年 9 月,第 70 届联大发展峰会正式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成为指导未来 15 年全球发展的指导性文件。^②经济、社会、环境是新发展议程的三大支柱,意味着全球发展目标和手段的重大转型,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流理念和共识。

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非洲的表现同样举足轻重。在继续加强非洲政治团结的同时,非盟的发展机构和非洲开发银行帮助非洲各国制定对策,以争取在促进非洲发展方面有更大作为。2015 年 1 月,非盟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峰会通过了《2063 年议程:我们想要的非洲》,提出七大愿景,号召非洲人“在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命运基础上合力建设繁荣团结的非洲”^③。非盟还在 2015 年 6 月通过了该议程下的第一个十年实施计划,明确了非洲发展的重点领域及希望实现的成果目标,并特别列出了一些能有效惠及非洲人民的“旗舰项目”。2019 年 6 月非洲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心(SDGC Africa)发布报告称,有 35 个国家在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已取得 50% 及以上的进展。其中排名靠前的国家有毛里求斯、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佛得角。^④

①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2015*, <https://www.un.org/en/node/89740> [2021-08-16].

② A/RES/70/1, 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70/1 [2021-08-16].

③ 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Agenda 2063; The Africa we want*,” 2015, <https://www.un.org/en/africa/osaa/pdf/au/agenda2063.pdf> [2021-08-18].

④ 《非洲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成绩、问题与解决方案》,中国驻马里使馆经商处根据法国《论坛报》2019 年 11 月 20 日报道摘编,参见中国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911/20191102917434.shtml> [2021-08-18].

总之，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大量非洲国家实现独立并加入联合国，增加了联合国成员的多样性，也对联合国的安全和发展议程产生重大影响。联合国是非洲和平与安全中的关键力量，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全球发展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非洲与联合国关系的现实逻辑

非洲在联合国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尽管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时间较晚，并且它们的综合实力也不足以成为一极，但非洲是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力量。相对于其它大陆，非洲地区冲突频繁、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人权状况堪忧，这种现实状况促使非洲成为联合国各项工作的重点对象。同时，作为非洲团结的象征，非盟与联合国开展了大量合作，为区域组织与联合国的合作提供了示范。

（一）非洲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力量

联合国的成立开启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多、最集中的大陆，非洲则是联合国大会中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政治力量。虽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着大国权力，但作为审议机构和实行“一国一票”的联合国大会却体现了广大会员国的权利，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联合国成立之时只有四个非洲会员国，其数量不到创始会员国的 1/10，而现在非洲会员国的数量超过了联合国会员国的 1/4。伴随着非洲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不仅更具普遍性和代表性，而且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基于南北对话构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80 年代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90 年代反对人道主义干预并维护主权原则，21 世纪以来积极推动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支持联合国全面改革。

非洲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反映出国际关系民主化持续进步。国际组织是制订国际规则、开展国际合作、进行全球治理的平台和机制，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重要载体。一方面，非洲是国际组织数量最多的大陆，各类国际组织多达 200 多个，^① 不仅有非盟这一泛非组织，还存在大量区域性、次区域性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例如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开始担任国际组织的领导职务。

^① 李伯军：《当代非洲国际组织》，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3 页。

冷战时期没有非洲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冷战后已有两位非洲人担任秘书长。目前古特雷斯秘书长的高级管理小组中，常务副秘书长和主管内部监督事务的副秘书长均来自非洲，并负责联合国妇女署和人口基金等机构。^①而在联合国 15 个专门机构中，世界卫生组织和万国邮政联盟的最高领导人也是非洲人。此外联合国还在非洲设立了总部机构，如联合国环境署和人居署的总部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非洲是反对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力军。由于非洲是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赢得了国家独立，加入联合国后，非洲国家便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的主要力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非洲各国坚持主权国家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主张文明多样性，推动互相合作与共同发展、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2007 年，为了所谓反恐需要，美国决定组建非洲司令部，但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反对美国在非洲大陆建立军事基地，也不愿为其提供军事驻地，美国非洲司令部被迫设在了德国。另外从冷战时期开始，非洲国家就积极参与不结盟运动、亚非会议、七十七国集团、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机制。近年来，非洲国家又与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全球和地区大国举行峰会，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

（二）非洲是联合国事业的重心

和平、发展和人权是联合国的三大工作支柱。与其它大陆相比，非洲地区的冲突和战争更加频繁、发展更不充分和不平衡、人权状况也更加堪忧。为此，联合国把非洲作为其维护和平与安全、推动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重心。

和平行动是联合国维护非洲和平的主要方式。一方面，非洲大陆是当前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部署地，在全部 12 项维和特派团中有 6 项在非洲，^②共计 8 万多名维和人员。同时，非洲国家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也较为突出，在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 10 个国家中有 5 个来自非洲。另一方面，联合国也不断加强在非

①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主管监督厅的副秘书长法图马塔·恩迪亚耶、联合国人口基金代理执行主任娜塔莉亚·加奈姆、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执行主任普姆齐莱·姆兰博-恩格库卡、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特别顾问爱丽丝·恩德里图，以及联合国驻内罗毕办公室总干事扎伊娜卜·班古拉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主任维拉·松圭，见联合国秘书长高级管理小组，<https://www.un.org/sg/zh/content/senior-management-group> [2021-08-10]。

② 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包括：西撒特派团、联中稳定团、马里稳定团、联刚稳定团、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联阿安全部队，参阅“正在进行的维和行动”，联合国和平行动部网站：<https://peacekeeping.un.org/zh/where-we-operate> [2021-08-10]。

洲的预防冲突与建设和平工作。目前联合国在非洲共部署了 11 项政治特派团,^① 并任命了五位特使,^② 其主要工作包括预防性外交、调解、促进性别平等和选举援助等。联合国在非洲比较成功的和平行动是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面对利比里亚长期内战的安全形势,2003 年联合国决定向利比里亚派遣维和部队,以帮助执行停火协议、促进和平进程及战后重建。经过 15 年的和平努力,在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联合国和平行动使利比里亚社会秩序逐步稳定,经济快速发展。

可持续发展议程是联合国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和全球发展治理的核心工作,而非洲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环,正如古特雷斯秘书长所说“如果非洲没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世界也将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当前非洲在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困难最多、挑战最大,其中如何实现工业化和提高公共卫生水平尤其关键。为促进非洲工业化、实现非洲大陆经济结构转型并消除极端贫困,2016 年 7 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将 2016 年至 2025 年定为“第三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在联合国的指导下,非洲已有 26 个国家制定了工业化战略。为帮助非洲国家和人民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联合国采取了多样化的援助策略。2014 年西非多国暴发埃博拉病毒疫情,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通过组织医务人员、运送防疫物资和研发疫苗等方式,帮助非洲国家成功缓解埃博拉病毒疫情。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并给非洲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机构、国家工作队、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工作者都在为非洲的抗疫行动提供支持,并倡导国际社会减免非洲债务。随后,联合国启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和“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来重点帮助非洲等脆弱国家和地区。但是,如何帮助非洲国家特别是那些脆弱国家和群体走出疫情,或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复苏和社会复原,对联合国来说仍是一个巨大挑战。

联合国成立之初就将人权确立为组织的核心价值,通过《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人权理事会等专门机构、以及“保护的责任”和“人权先行”等理念和规范,联合国始终践行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责任与使命。基于非洲人权的现有状况,联合国对非洲人权发展给予大量帮助。一方面,联合国帮助非洲确立人权规范。1981 年,非洲统一组织制订《非洲人权宪章》,1987 年又成立非洲人权委员会。非盟成立后继承、发展和创新了非统的人权事业,相

① 参阅“驻地机构”,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网站: <https://dppa.un.org/en/current-presences> [2021-08-12]。

② 这五位特使分别是:西撒哈拉问题秘书长个人特使、秘书长莫桑比克个人特使、秘书长非洲之角特使、秘书长布隆迪特使和秘书长大湖地区特使。

继成立了泛非议会和非洲人权法院、启动了“非洲自查机制”。另一方面，联合国帮助非洲处理人权危机。1994 年卢旺达发生大屠杀事件，国际社会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此后联合国与非盟吸取教训，当 2003 年苏丹达尔富尔发生人道主义危机时，联合国与非盟共同部署了维和行动，有效缓和了当地局势，并在解决危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三）非洲联盟是区域组织与联合国合作的典范

区域组织是全球性国际组织与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桥梁，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主要是源于区域组织的“成员位于共同地理空间，具有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保护区域利益、促进区域发展、对抗强权政治等方面有更多共同语言，在处理本地区热点问题时具备独特优势”^①。非洲是区域组织发展非常活跃的大陆，区域性国际组织有 20 多个，次区域性国际组织达 200 多个。^②

在《联合国宪章》的指导下，联合国与区域组织间关系不断发展。《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明确规定，联合国鼓励会员国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和平解决争端；同时指出，如无安理会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这一方面肯定了区域组织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主要责任和主导地位。长期以来，联合国与非盟及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合作较为顺利，如成功解决了科特迪瓦、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问题。联合国和非洲区域的维护和平机制在索马里、萨赫勒、刚果（金）、中非共和国等热点地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③ 联合国与非盟合作的特点和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方位。联合国和非盟分别是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代表，其成员具有广泛性，在此基础上，双方合作范围涉及安全、发展和人权等多个方面。联合国与非盟建立了三种伙伴关系：非洲一体化和发展议程伙伴关系、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以及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盟 2063 年议程之间的伙伴关系。目前，双方正就关于人权的第四个伙伴关系框架进行谈判。随着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水平不断提升，非盟正成为落实《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规定、发挥区域组织优势的最佳实践。

① 韩一元：《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合作大于竞争》，《世界知识》2021 年第 12 期，第 60 页。

② 李伯军：《当代非洲国际组织》，第 35—36、123 页。

③ 《马朝旭大使在安理会“联合国与区域及次区域组织合作：国家、区域安排与联合国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中的作用”公开辩论会的发言》，2018 年 12 月 6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http://new.fmprc.gov.cn/ce/ceun/chn/hyyfy/t1619857.htm> [2021-07-28]。

第二，机制化。2002年8月，非盟取代非统在联合国大会的观察员地位，开始参与联合国相关事务。2017年，首届非洲联盟—联合国年度会议在纽约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奇·马哈马特（Moussa Faki Mahamat）签署了《非盟联合国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框架》。2018年，在第30届非盟首脑会议期间，联合国和非盟签署了《执行可持续发展2063年议程和2030年议程框架》。这两个框架文件成为非盟与联合国开展制度化合作的基础，也表明这种合作是双方的战略选择。非洲事务涉及安理会2/3的议题，安理会经常举行“非洲和平与安全”公开会，安理会一半以上的决议是关于非洲国家。^①安理会还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自2007年开始举行年度磋商会议，讨论维和、反恐、预防和解决冲突、可持续和平等广泛的安全议题。

第三，长期性。1963年5月，30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签署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其基本宗旨之一就是在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给予应有尊重的情况下促进国际合作。两个宪章之间的宗旨和原则高度契合，这为两大国际组织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联合国与非统组织在反殖和反霸、维护政治独立和经济权益、促进冲突解决和地区安全方面互相支持。2001年，非盟成立并取代非统，同时继承了其前身非统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双方在预防冲突、维和建和、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联合国与非统/非盟长达60年的合作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合作提供了示范。

非洲与联合国关系的未来展望

非洲与联合国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有许多经验和教训，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很多启示。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支柱、发展系统和安理会的改革是影响非洲与联合国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疫情后如何拓展、深化、加强和创新合作，则是非洲和联合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联合国改革与非洲的角色

联合国改革涉及和平与安全支柱、发展系统、安理会等多个方面。这些改革不仅关系到非洲的命运和前景，而且非洲还在改革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对联合国改革的成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① 2020年安理会通过56个决议，其中30个是直接关于非洲国家的。<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zh/content/resolutions-adopted-security-council-2020> [2021-07-29]。

首先,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支柱的改革成果已在非洲加以运用,并取得一定成效。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支柱改革的目标是把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作为优先工作,建立一个相对独立与综合的和平与安全支柱,并与发展系统和人权支柱建立更有效的协作机制。其主要内容有:重组两个新的部门(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部、和平行动部);新建三个区域政治一行动厅,分别由三位助理秘书长领导,同时分别向两位主管副秘书长汇报;设立秘书长主持的常务委员会,统一领导和平与安全的战略、政治和行动职责。^①联合国这一改革对非洲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而非洲成为衡量这一改革成效的主要试验场。由于非洲地区冲突的根源具有多样性,导致维和建和任务非常复杂。通过吸取 20 世纪 90 年代维和失败的教训,联合国在和平行动中更强调政治解决,伙伴关系和以人民为中心。以达尔富尔和平行动为例,2007 年联合国安理会决定设立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以负责保护平民、为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保障,帮助开展包容各方的政治进程,并协助促进人权和法治。经过 13 年的共同努力,达尔富尔局势得到稳定。在此基础上,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联合国苏丹过渡时期综合援助团(联苏综合援助团)接替维和特派团,负责支持政治过渡、和平进程与经济发展。联合国在非洲的和平实践为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和基础。

其次,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对促进非洲发展有一定效果,但仍面临较大障碍。2018 年 5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提出要重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以更好地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服务。^②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落实新一代国家工作队,重振驻地协调员制度,改进区域办法,改进对全系统成果的战略指导、监督和问责工作,改善联合国发展系统供资,以及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落实联合国发展系统的重新定位工作等。^③从非洲两年多的改革实践来看,有喜有忧。一方面,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在帮助非洲经济实现结构转型方面取得一定成效。2017—2019 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均超过 3%,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约 2/3 的非洲国家实现了过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危机已成为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国际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严重影响,而非洲情况尤为严峻。非洲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心(SDGC Africa)发布报告称,受疫

① 《秘书长报告: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支柱的结构改革》, <https://undocs.org/ch/A/72/525> [2021-07-30].

② 《联合国大会决议》, <https://undocs.org/zh/a/res/72/279> [2021-08-01].

③ 《在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背景下重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 2018 年 5 月 31 日大会决议, <https://undocs.org/zh/A/RES/72/279> [2021-08-01].

情影响，非洲遭遇了 25 年来的首次衰退。^① 因此，非洲发展前景不仅取决于非洲国家提高自身应对疫情和危机的政策水平与治理能力，也有赖于其继续支持联合国改革，包括在疫苗普及和新冠病毒检测治疗、气候行动、发展融资、建设更加平等和包容的社会等方面采取更为紧迫、大胆和决定性的行动。

安理会改革是联合国改革的核心内容。冷战后，安理会改革经历了确保公平、集团性竞争和政府间谈判三个时期。自 2009 年开始的政府间谈判则坚持会员国主导原则，围绕安理会成员类别、否决权、区域席位分配、安理会扩大后的规模与工作方法、安理会与大会的关系这五个关键问题进行了十多轮的谈判。会员国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形成了多个改革集团，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方案，包括四国集团、L69 集团^②、小国集团（ACT）^③、小岛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集团、东欧国家集团等。非洲国家一方面寻求就安理会改革达成共同立场，不仅组成了包含非洲五个区域代表国家的十国委员会，还达成了“埃祖尔韦尼共识”（The Ezulwini Consensus），即要求非洲国家获得两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另一方面，非洲国家之间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仍有较大分歧。尼日利亚、南非、埃及等国都在争取代表非洲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塞内加尔和斯威士兰则提出由非盟轮值主席国或由非盟来决定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非洲国家。另外，南非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同意在否决权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甚至可以放弃否决权。由于在联合国大会中所占比重很大，非洲国家成为各方重点争取的对象。因此，如果非洲内部能够统一立场，并协调与其他部分集团的改革立场达成一致，则不排除安理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非洲与联合国合作的前景

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和地区发展的方向和方式。无论是联合国还是非洲，都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国际社会前所未有地需要团结和合作，而非洲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是全球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关键意义

-
- ① Hippolyte Fofack, Africa's 2021 Growth Prospects: A Puzzle of Many Pieces, SDGC Africa Report, https://medias.afreximbank.net/Afreximbank_Africas-2021-Growth-Prospects-A-puzzle-of-many-pieces.pdf [2021-08-03].
- ② A/61/L69 是第 61 届联大的一个决议草案，要求开始进行安理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L”代表有限分发（Limited Distribution），“69”是会议服务处分配的一个号码，那时该决议又被称为“印度决议”。参加 L69 的有 40 多个发展中国家，在印度常驻联合国使团定期开会。
- ③ ACT，即 Accountability（问责），Coherence（一致性），Transparency（透明），以瑞士为中心，由 20 多个国家组成，认为安理会席位改革不太可能实现，因此强调安理会改革的重点是要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

和巨大潜力。

非洲需要联合国，联合国也需要非洲。非洲虽然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但它仍然是全球最动荡、最落后的地区之一。通过联合国的平台与机制，非洲国家曾为推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作出积极贡献，并在这一进程中获得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考虑到联合国在应对各类议题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可以预见，未来非洲安全与发展依然离不开联合国的帮助和支持。同样，联合国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也离不开非洲的支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联合国也面临着系统性和根本性的挑战。为此，联合国需要转型和变革，其使命要从避免世界性战争转变为应对全球性威胁，工作目标从协调主权国家提升为服务世界人民，工作重心从国际合作转变为全球治理。^①非洲国家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和可靠力量，长期为联合国提供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60 年前，非洲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极大地改变了联合国的政治生态，使联合国更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60 年后，非洲国家同样可以为联合国的转型升级作出新贡献。

非洲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既有挑战也有机遇。通过总结和吸取在非洲和平与发展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未来联合国将更重视安全、发展与人权的关联性，加强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更突出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这也将为非洲与联合国的合作提供了机遇。第一，许多非洲国家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单一和孤立的，需要从安全、发展和人权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和全面解决，这与联合国的工作方向保持一致。第二，非洲有众多的区域和次区域国际组织，可以根据需要与联合国开展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国际组织间合作。第三，非洲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尽管大国在非洲也存在战略竞争，但是在联合国主导和非盟协调下，无论是和平行动还是可持续发展，都有必要和可能形成伙伴关系，共同为非洲安全和发展尽责。

当然，非洲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是非洲发展的脆弱性严重影响了非洲与联合国合作的成效。非洲的武装冲突、恐怖袭击、流行病蔓延、难民潮、饥荒等人道主义灾难的持续和扩大可能会加剧非洲发展的脆弱性。^②非洲冲突根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使联合国在非洲推动可持续和平与发展遇到很多困难。二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人道主义危机、经济危机

① 张贵洪：《从权力逻辑到能力逻辑：75 年后，世界需要联合国 2.0》，澎湃外交学人，2020 年 9 月 28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359850 [2021 - 08 - 10].

② 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70 页。

和社会危机，并产生叠加效应。^① 疫情对非洲的影响更为严重，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指标停滞甚至倒退。联合国在非洲的许多和平行动和发展项目难以正常开展。如何尽快走出疫情，恢复正常合作，是非洲和联合国面临的当务之急。三是非洲与联合国的合作需要创新理念、方案和路径。面对疫情中和疫情后的非洲，如何加强人道主义援助和公共卫生安全，并以此为契机，使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与非盟《2063 年议程》更好地对接，可能决定着非洲与联合国关系的未来方向。

结 论

“不关注非洲和平，不帮助非洲发展，联合国在政治和道义上就站不住脚。没有非洲国家的支持，没有非洲国家的参与，联合国的事情也办不好。”^② 王毅外长的这一表述恰当地说明了非洲与联合国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非洲与联合国互相支持、共同成长，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提供了“正能量”。非盟与联合国的合作更成为国际组织间合作的典范。

当然非洲仍是一个安全、发展和治理严重赤字的大陆。可持续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正在推动的事业，也是非洲的目标和希望所在。非洲与联合国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表明，非洲的发展，离不开联合国的支持；联合国的强大，也离不开非洲的支持。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应成为非洲与联合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责任编辑：贺杨）

① 张贵洪等著：《国际合作视域下的全球抗疫》，黄山书社 2021 年版，第 201 页。

② 《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非洲和平与安全”高级别会议》，2021 年 5 月 19 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76970.shtml> [2021-08-05]。

Believing that China is the most sincere and close partner of African countries, they noted that the two sides should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They also highly praised the work of China – Africa Institute, and encouraged the institute to play a larger role in promoting all – round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African civilization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w era, China – Africa traditional friendship needs to be further inherited, political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 two sides needs to be further enhanced, China – Afric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needs to be further promoted. We should remain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sincerity, real results, amity and good faith put forwar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the concept of upholding justice while pursuing shared interests, and shall not cross “five lines” so as to realize win – win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Keywords: Yan’ an spirit, poverty eliminati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common development

Author: Wu Chuanhua,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West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 and the China – Africa Institute (Beijing 100101) .

Africa – UN Relations: Historical Evolution, Reality Logic and Future Prospect

Zhang Guihong

Abstract: Africa is the continent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UN member states. The accession of African countries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plays a key role in peace and security in Africa. Africa is also a key player in the UN – driven development decade strategy,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hile African countries are a fundamental force fo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frican continent is also the focus of the UN missions including peace,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The UN and the African Union have developed a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which has become a model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The UN reform is related to the future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and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is the right way to go for Africa to build a better future.

Keywords: African Union,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African peace

and security, UN Reforms

Author: Zhang Guihong,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Director of Center for U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Sector Assistance to Sub – 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Li Yincai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increasingly directing aid resources to the security sector. Due to its unique security situation, security sector assistance in sub – Saharan Africa h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the Secretariat, the Department of Peace Operations,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Peacebuilding Affairs, UNDP and other agencies support security sector assistance in the areas of crisis prevention, early recovery and long – term development. Security sector assistance is embodied in various peace operations, including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olitical missions, peacebuilding operat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ional offices. UNDP is a major participant in the assistance projects.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however, that the security sector building process is extremely complex and assistance may be of limited effectiveness.

Keywords: United Nations, sub – Saharan Africa, security sector assistance, peace operations

Author: Li Yinca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

China – Africa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in the Post – Paris Agreement Era

Zhao Bin and Zhang Yating

Abstract: As a guiding arrangement for global climate ac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Paris Agreement includes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in the category of mandatory self – emission reductions through the flexible setting of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radually reaches the consensus on “carbon neutrality”, it can be anticipated that green energy would largely replace fossil fuels in global development. Technical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the ke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mitigate and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The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on climate change has a good histor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need. In recent years, the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